

諸位家人，剛剛我們一起學習師父講的一個專題，「跟隨恩師雪廬老師學習經教十年因緣」。雖然是一個小時左右的課程，應該讓大家好像跟著師父走過了他一生的一些經歷。

師父在這幾年特別強調《群書治要》的重要性。剛好大馬中心依師父的指示，在《群書治要》當中挑重要，而且跟現在的家庭、社會，甚至國家、世界，比較相關、迫切的一些教誨，把它挑出來編成《群書治要360》。而在挑出這些句子當中，我們把它歸納成六大項，像第一是「君道」；第二是「臣道」，一個國家要治理好，君臣上下一心，鐵定是政通人和，所以這個倫常，君道、臣道的重要性；第三是貴德，因為人最重要，得怎麼看人？「德者本也」，「貴德」，讓我們很清楚來認識什麼是德行；第四個部分是「為政」，他怎麼辦政治。

「為政」算在這六個篇幅當中是佔比例最大的。而在這個最大篇幅「為政」當中，句子最多的綱目是「務本」。我們念《論語》，開篇就講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」。「務本」兩個字，對我們修學、對我們齊家治國平天下，是相當重要的認知。你認知錯了、方向錯了，所有的努力有可能是本末倒置，有可能是適得其反。就像我們現在不管是處理健康的問題，還是處理人與人的問題，你在表象當中解決，看起來好像暫時沒有問題，事實上這種處理方法都有副作用，都有流弊。大家想一想，哪一個家庭的衝突是因為法律根本解決的？甚至有可能積怨更深。因為彼此沒有認知到自己的問題，然後又對立、又衝突。所以老子說「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」所以這個「務本」太重要了。

師父在剛剛講經當中有提到，他參加澳洲昆士蘭大學，當時候全世界有八個大學有和平學院，這差不多是十六年前了。結果你看這麼多專家、學者，大家要知道，他們每一年研究花了多少人力、物力、財力？聯合國成立這麼長久的時間，解決的方法有沒有從根本下手？所以智慧很重要！有智慧的人，看什麼事物都看得很深很廣，都看到根本問題。所以師父首次參加昆士蘭大學的和平會議，聽這些專家學者發表談話，他們都是用外交、用經濟、用武力，種種方法。

後來師父聽完了，給他們舉個比喻。《禮記·學記》當中告訴我們，要從事教學工作，會講故事很重要，還要會比喻。罕譬而喻，講了老半天人家都聽不懂。他舉個例子，人家一聽就懂了。所以佛門有一本經叫《百喻經》，代表佛陀在教學當中常常用譬喻。師父就跟這些昆士蘭大學的和平專家講：「你們現在要解決衝突、解決問題，就像中醫治病，你得找到病根，你才能對症下藥。」他們一聽就懂了。接著師父又問他們，「那根在哪？病根在哪？」師父說：「家庭」。他們是聞所未聞。他們研究了一輩子，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說法。但我們老祖宗講出來的方法，只要他有機會接觸，他不會不相信。為什麼？每個人都有性德，你講得有道理，他的善根就出來了，他就搞明白了。

當初這個《群書治要360》，有一些國際領導人他們看了，像澳洲總理陸克文先生，他的哥哥陸克雷先生有到湯池去，後來《群書治要360》出來了，還送他一本，他看了很感動。所以你只要有榜樣，不管任何宗教、種族都會感動。他一看那個「堯存心於天下，加志於窮民」，有一句是講堯帝之德，「痛百姓之罹罪，憂眾生之不遂」，時時把眾生的苦放在心上，人民犯罪了，他說是我害他的，因為我沒把他教好；人民有旱災，他說是我無德，才有這

樣的災難，希望上天是降罪給他。他看了說：「你們以前的祖宗是這樣辦政治的」。他很震撼。

所以老法師就將這個病根告訴他們，為什麼是家庭？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從家庭生長出來的。假如他的父母衝突，他從小看到的就是衝突的思想、衝突的做法，他怎麼可能不跟人衝突？就像經典裡講的，「少成若天性，習慣成自然」。他從小就是看這個模式，他當然就變成這個樣子。

他們聽了很認同，好像豁然開朗。接著師父又說：「這還不是最根本的」。他們都聽傻了，已經很震撼了，還有更根本的？師父接著講，其實大家不要只聽師父講故事，那裡面有慈悲、有智慧。師父時時言語都是感同身受，他能理解到對方的接受度。所以馬上用佛法講自性跟習性的衝突，怕他們聽不懂，師父說自利跟利他的衝突。馬上又for

example，比方說這有一個你很喜歡的東西，那你先想到他還是想到你？這些專家也很可愛，他們都很坦誠，「想自己」。老人家說，那這個衝突就不能避免。你說自私自利哪有可能不衝突？

我們看師父在講經，以至於引導有緣眾生都是務本，讓他們看到根本問題。其實這一段話我們假如懂得受用，一觀，那我怎麼會跟人相處不好？不也是太自我的關係了？聽故事要聽出開悟出來。師父今天也講了，善知識的開示講給誰聽了？自己。師父說，很多他身邊的弟子跟他幾十年，心態錯了，跟一輩子也不受益。什麼心態錯了？老人家在講的時候，他都覺得那是講給別人聽的，不是講給他聽的。所以修學的態度很重要，自己是當機者。聽每一堂課，善知識就是講給我聽的，這個心態就有很大的利益。這個心態初學的時候應該都有，學個三個月、五個月，道理懂多了，慢慢有個習氣就浮起來了。

所以我們想一想，好像我們一開始狀態比較好，所以佛門叫「初發心，成佛有餘」。因為我們隨著學習的過程，我們可能學問有增長，我們可能人脈有增長、地位有增長，種種這些情況有變化的時候，都有可能把我們的煩惱給調出來。所以修行人要有很高度的警覺性，一個人還沒出名的時候很老實，出了名就不老實了。大家看，我是不是比十年前不老實？所以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過也，人皆見之」，所以我得趕快改，「更也，人皆仰之」，人家就刮目相看。所以老法師在講話當中，我們都要學到他的智慧、他的存心，都覺得是在點我自己的。

而當師父派給我們這個《群書 360》的工作，後來又有機會跟大眾交流《群書 360》。我深刻體會老人家曾經講過的一段話，他說到：我講經幾十年，別人有沒有聽明白他不知道，可是他把自己勸明白了。這個開示很精彩。而且我感覺師父真的是大智慧，師父有很多的話是講給我們聽的，就像印祖有很多的話是留給後代受用的，他看得太遠。師父很謙卑，師父剛剛說他的恭敬心百分之二、三十。其實師父是根性非常非常好，宿世善根。師父寫給方東美教授的那一封信叫「哲理蠡測」，大家有機會可以看一下，我那時候看都呆了。老人家那時候二十六歲，寫那一篇心得報告，向方教授求師。我看完說，我這輩子再怎麼努力，連這個水平都很難達到。而師父這樣有道德學問，您看師父講，他說：「我講經只有我是學生，其他的統統都是監學」。而且底下有一些老修，他講完就去找他請教。又講到說把自己勸明白了。其實師父講這些話，都是給我們後來的弟子走這一條路的護身符，我們沒照這麼做，橫批：「必死無疑」。現在財色名利，那比三十年、五十年前多幾倍，根性差師父差太多了，再不把他老人家的教誨時時放心上，古來征戰幾人回？不容易。所以師父講，把他自己勸明白了。

當禮旭自己跟大眾分享《群書 360》，有一點這個體會，真的是自己最受用。因為我講「務本」的句子很多，突然講到一句說「知為人子，然後可以為人父；知為人臣，然後可以為人君；知事人（事奉人），然後能使人」，你才知道怎麼樣去帶底下的人。我們連自己怎麼去事奉人都不會，那你教他什麼？我們今天兒子都當不好，你當父親要教他什麼？我們今天當學生都當不好，那當老師要教他什麼？所以我讀到這三句，突然腦海裡浮現一句：知為人學生，才知為人老師。這一句對我太重要了。

因為禮旭在因緣當中，當時候剛好三十歲，海口剛好有一個要推廣傳統文化的因緣，師父老人家派我們去了解一下。結果去了，剛好跟大眾一分享，人家就叫我們「老師」了。事實上自己連學生都沒當好，沒有用過功夫，所以這個是相當危險的。後來真的是《群書 360》救了我，不然都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了，人不自知就很危險了。後來才開始思考，怎麼當學生？

所以我們今天要效法師父弘法利生，弘法利生是他的成就，那是枝葉花果，根在哪？根在師父是怎麼當學生的。所以跟孔老夫子學，不是先學他怎麼當老師的，也要先學孔老夫子怎麼當學生的。《論語》裡面有沒有教孔老夫子怎麼當學生？有。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這些都是重要的。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」，這句話不是告訴我們師承很重要？所以重新把最熟悉師父講那些故事，再靜下心來去體會，那很多關鍵點就出現了。包含師父講他佛法的根基是章嘉大師幫他扎下去的，大家都聽過這一句吧？那到底章嘉大師教師父什麼？我們有沒有曾經把它整理一下、體會一下？再看一看，那這些根我們扎下去沒有？所以章嘉大師教師父的，這也是修學成敗的關鍵。接著又跟李炳南老師，今天師父談他整個跟李老的求學，談得非常細膩，而且很透徹。

所以我們從今天這個專題，我們來體會老人家他求學的態度，甚至於體會老人家的人格特質。師父十四歲失學，老人家就在思考，我在世間為的是什麼？而且師父很多最可貴的東西，因為師父謙虛，都不會講。我們在身邊挺幸運就在這裡，有時候問著問著，老人家談起往事，我們就很感動，就趕快把它記下來。像師父當時候失學，他就覺得失學很苦，他就希望天下人都能讀聖賢書，發了這個願。有願必成，大家要有這個信念，「人有至心求道，精進不止，會當剋果」。《無量壽經》也是用譬喻，「譬如大海一人斗量，經歷劫數，尚可窮底」。

全世界上億的人因為師父而聞聖教，包含我們念到大學甚至碩士，都沒有能深入聖教，是吧？有啊，我以前念過《論語》。那個有念進去嗎？那個念還念出反效果。一看，因為那個升學主義很苦，所以上了大學以後，就不想再打開書本。那個有反作用，不止入不了，還對聖人有誤會。透過師父，我們有聖賢書可以讀、可以深入，這是師父的願。

當時候文革破壞宗祠。宗祠是弘揚孝道。師父幾天睡不著覺，在那個當下生出智慧，在台灣的報紙發表了一篇文章。這個文章應該提供給大家。師父在台灣報紙上倡導興建百姓宗祠，師父大力希望全球華人來響應。而且師父那時候設想，百姓宗祠是一個地方，這是陳氏的宗祠，這是林氏的宗祠。然後你一走進去陳氏宗祠，你就看到牌位有黃帝、有大舜，然後歷朝歷代陳氏的聖賢人全立在那裡。我都去設想，那個走進去出來，人就不一樣了。我祖先貢獻這麼大，我不能丟臉，人的那種責任心、羞恥心，就在這個宗祠的教化當中就生起來了。老人家當初這一個善念，事隔二、三十年之後，現在全世界上百間「萬姓祖先紀念堂」，都是他老人家的願心成就的。所以師父也給我們表演「有願必成」。

所以諸位家人們，《無量壽經》有一句話勉勵我們要「恆發弘誓心」。人這個願心、菩提心什麼時候發？你接觸任何一個境緣，包含我們這一生經歷的苦難，甚至你最痛苦的事情，你轉個念，就變菩提心了，就變弘誓心了。因為你知道那個苦，你不希望後面的人再受。就像我們現在修學很辛苦，「我發願讓更多人從胎中就開始聞聖教」，這是不是弘誓心？那我們這個人生所有的煩惱、所有的痛苦，全翻轉成菩提心。

請問大家現在心裡面還有沒有煩惱？要不要轉？應該我們還有些些煩惱。假如沒有煩惱，笑起來會跟師父一樣。應該不適合用可愛，不過好像經典也說，大修行人修著修著會像嬰兒行，像嬰兒一樣天真。我用可愛是有受到我們陳學長的影響，因為她說地藏王菩薩很可愛。有沒有看到，人跟人隨時會影響。更重要的是什麼？我們要給人好的影響。給人好的影響叫積功累德，給人不好的影響就造業了。我們要去西方的人要「隨緣消舊業，不再造新殃」，不能給人家不好的影響。

所以看著師父講到他童年，就讓禮旭想起老人家這些願最後都有圓滿。後來師父又提到，遇到大乘佛法，對佛法生起信心。而且章嘉大師教導師父，「學釋迦牟尼佛」。後面還有一句很重要的話，「你這一生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」。這句話是講給師父聽的。那師父講出來，講給誰聽的？我們領納在心了沒有？「你這一生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」。想不想過不操心的日子？什麼時候開始過？right

now，從現在。大家注意，師父講這句話我印象比較深，聽的時候，師父是邊講邊笑，「章嘉大師說這一生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」。師父那一天開始就不操心了。我們邊聽的時候，真的嗎？一遇到事就開始，那個慣性就拉過去，一大堆慣性的煩惱就來了。所以

一有煩惱，就是不相信這句話了，沒有很複雜。真相信這句話了，從今天開始就過不操心的日子。你們自己選，我不勉強。

後來師父跟著李老師學習，剛剛分享的其中一段叫「首重師承」，這一段應該是整個演講當中最核心的問題。我們看李老師，李炳南老師，他教下跟梅光羲老居士學，一個老師。李老師的淨土跟誰學的？印光祖師，也是一個老師。師父在禮旭剛開始學佛的時候，老人家的比喻，一個老師一條路，兩個老師兩條路，三個老師就三岔路，四個老師就十字街頭。這句話有時候沒聽明白，為什麼？我們慣性太強了。什麼慣性？學知識的慣性，好像覺得接觸很多，就好像學了很多。所以很多人學佛，什麼人的書都看。剛剛師父講經的時候就講了，你學老師要學到他的中心思想，思想體系，你不是學他這句經怎麼講，那你學不會的。為什麼？講經是活活潑潑的，你每個緣分、每個聽眾、場合都不一樣，你把它當知識，背下那一些話，契那個機嗎？所以老人家講這一段，他跟著李老師，李老師給他開了三個條件。師父的根性都要守這三個條件，那我們呢？你們看著辦，我不勉強。因為修行這個事，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，不修不得。

而禮旭算祖上有德，因為禮旭一接觸佛法，就是聽師父講《無量壽經》，其他的法師的我也沒聽過。一開始就聽，聽得很歡喜。聽了五年左右，差不多二十五歲開始聽，其他的好像也沒有其他的緣讓我去聽。我不是很老實，但緣分還不錯，所以就只聽了師父講。五年之後剛好就到海口去了，遇到不少人事境緣，或者跟人家在溝通，人家問一些問題。所以禮旭在聽這一段的時候，也會對照自己的學習過程。就會感覺，才聽了一點點話，受用就很大。所以當時遇到這些境緣，很自然就浮現師父教什麼？因為自己有中心思想，所以後來才想，對，稀里糊塗的有守到一點點這三個條件，有

建立起一些修學的知見、態度，就很受用。

包含學儒家的經典。禮旭到大陸來，回到海口的時候，儒家一部經我也沒學過，但是剛好就要弘揚儒家的。因為你要跟教育界的人交流，教育界又不能講佛法，所以從《弟子規》、從儒家的經典。但是因為聽了幾年老人家的教導，所以看每一句儒家的經典，那老人家是怎麼教的？就從這樣去跟大眾做分享。所以那個教理都是相通的，不能去分別。而且禮旭有一個很深的感受，就是像《華嚴》、像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，這些比較高深的經典，你覺得不容易理解的，你只要想一想說，師父他老人家的行誼做了什麼？那一句經句就很容易體悟了。

比方說「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」。禮旭讀這一段的時候，一頭霧水，啥意思？可是突然想起師父的時候，你看師父待人非常真誠，連騙他的人，他就好像啥事都沒發生過，這個我們都親眼看到，非常震撼。很真誠，心上沒有任何人的過失。很真誠，所以盡其性。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。你看多少學生一見到師父就哭了。你看那個連言語都沒有，那種慈悲力，跟他沒見過面的眾生都能感受到，是不是盡人之性？

包含北京有一個導演，沒學過佛，很高貴一個女導演，很有氣質，剛好二〇〇五年三月到澳洲去。禮旭很幸運，剛好跟師父住在同一棟住宅裡面，看著師父十天怎麼當主人，無微不至關心這個女導演，親自給她介紹「萬姓紀念堂」，這些意義在哪裡。到第十天晚上，這個女導演跟師父說：「師父，我可不可以皈依佛門？」她自己提出來。師父說：「好」。從師父說「好」那一刻開始，她的眼淚沒有停過。我第一次看著師父搭上袈裟，穿上袈裟，拿引磬。

這也是我這一生唯一一次看師父拿引磬給人家皈依。這個「盡人之性」，把一個人的那種真心、誠心都喚醒起來。有緣看到師父這樣的表率，我們沒有效法，那是糟蹋師父給我們的啟發。

所以李老師有兩句話很重要，李炳老說的，「我們不能玩弄佛法，消遣佛法」。我們看到師父的行誼，都要有志氣要效法，把這個德行要從我們身上傳下去，傳師父的風範、傳師父的德行。

「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。」我們在廬江，當時候師父有來教導我們、鼓勵我們。當時候確實那個房間很多蚊子，結果師父就跟牠們溝通，他說現在在讀經、備課，請牠們不要打擾。那些蚊子都停在那個牆壁上。所以萬物都是有靈知的、都有感應的。就像印光大師晚年的時候，住在靈巖山，住的時候，弟子們就要去打掃，因為有螞蟻什麼的。印祖說，「不要干擾牠們」。結果短短的時間之後，屋子裡面一隻昆蟲都沒有，牠們都能感覺到那個德風，統統都搬家了。所以這個故事大家聽過沒有？聽過，所以以後看到蟑螂，「德未修」。所以蟑螂也是佛菩薩示現，「老兄加油，還不能感動我」。

所以我們幸運的就在接觸這個大修行人，你每一句經句，從他一生的行誼去對照，抽象的東西馬上變得很活靈活現。

「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」你看師父所走到的地方，印尼人自己講的，「淨空老法師比印尼人更愛印尼」。所以諸位家人，以後你們順利到了威爾士大學去，要設定一個目標，要做到讓威爾士的居民說：「漢學院的學生比威爾士的人更愛威爾士」。OK？你們又沒有……師父的行誼不能白看，而且舉一要什麼？反三。這樣就對了。好，我們已經約定好了。接下來法輪未轉食輪先，我們先用餐了。

好，謝謝大家。

